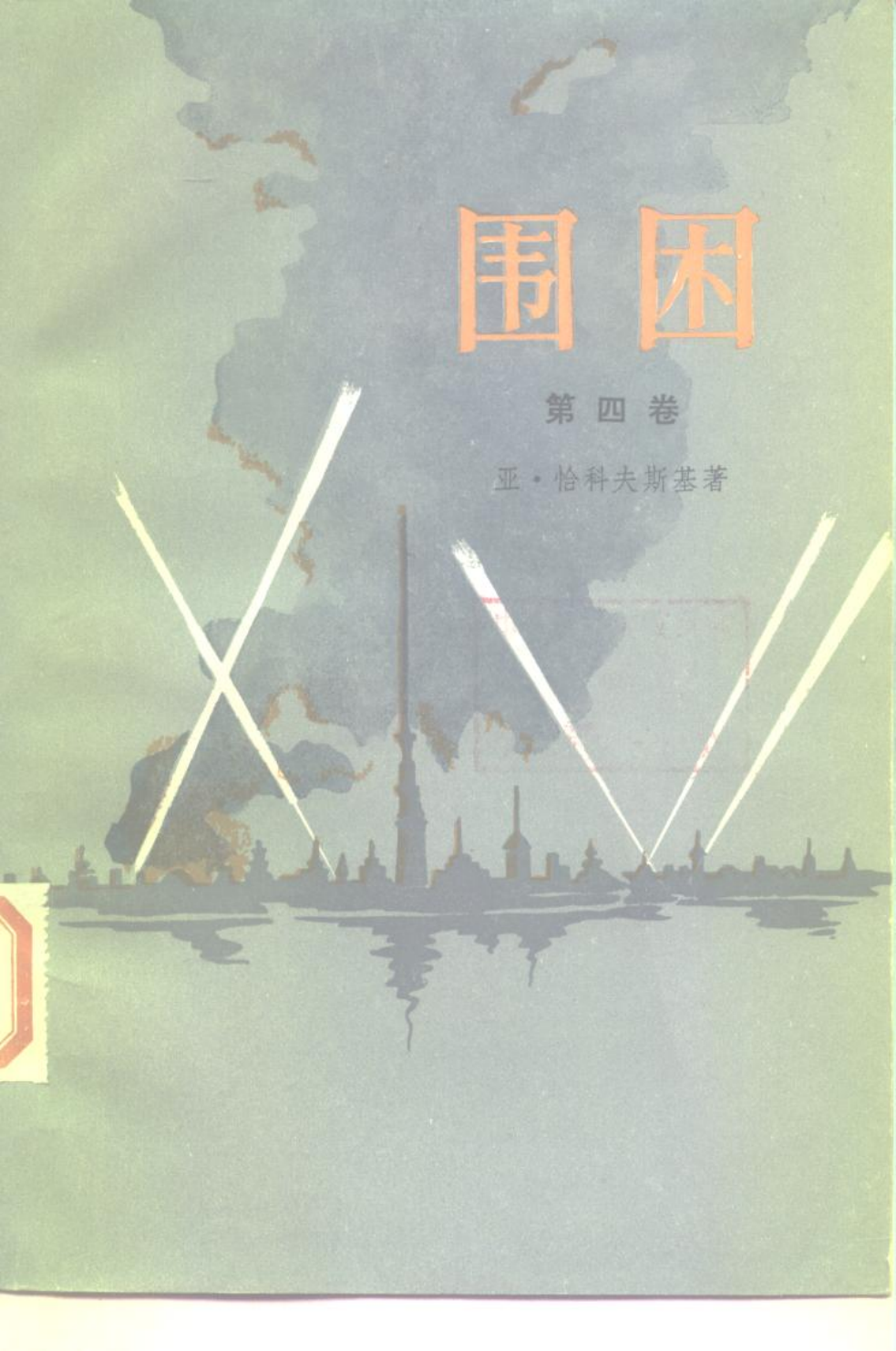


围困

第四卷

亚·恰科夫斯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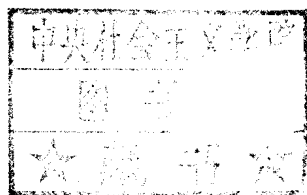
25/2.45
9-350525

围 困

第 四 卷

〔苏〕亚·恰科夫斯基著

叶 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Александр Чаковский

БЛОКАДА

Книга четвертая

«Знамя», 1973, № 1—4

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旗》杂志 1973 年 1—4 期译出

围 困

第四卷

〔苏〕亚·恰科夫斯基著

叶 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85,000

1978 年 3 月第 1 版 1984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1—56,050 册

书号：10188·13 定价：1.35 元

第一章

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匆匆忙忙地登上从门口通往二楼的楼梯，这个门在克里姆林宫里俗称“小门廊”。

其实，在这座过去是沙皇枢密院的楼房里，象这样古老的、盖着带有雕花檐板的金属屋顶的大门，共有两个。可是，不知为什么只有这个通向伊凡诺夫广场的门才叫“小门廊”。

而且这两个门的用处各不相同。一些写明斯大林亲启的最紧急的文件是送到这个“小门廊”的。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也从这个门上二楼去。另一个门几乎就在那堵把克里姆林宫和红场隔开的齿状墙旁边，这个门是政治局委员使用的，战争爆发以后，某些军事人员也从这里进出。

在拐角上还有一个门，也在克里姆林宫墙附近。但这是一个所谓专用的门，对于那些能走进这个门的人来说，奉召进克里姆林宫是一件大事，这个门就是为这些人而设的。

两个外国人根据一些资料的描写，都很熟悉斯大林在里面工作的这座大楼的大门外貌。但是，现在他们被带到了另一个入口处，他们登上去的这座楼梯很狭窄，而且一点也没有什么华丽的装饰。

登上头几级楼梯之后，这个英国人和美国人默默地交

1271/63
换了一下眼色，好象是在互相询问，他们到底是去找谁？……

英国人名叫威廉·马克思韦尔·艾特肯·比威尔布鲁克，他是英国最大的资本家之一，是报纸联合企业“伦敦快报有限公司”的老板和保守党的积极活动家。

美国人是美国最大富豪之一，是许多大工业公司和财团的老板或大股东，被认为是民主党中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他名叫阿弗里尔·哈里曼。

他们是大不列颠首相丘吉尔和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的全权代表，昨天刚刚到达苏联。在半小时以前，他们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安排这次重要的会见。他们正是为了这次会见才克服了战时如此艰辛的航程飞抵莫斯科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哈里曼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坦哈特陪同下来到英国大使馆，以便会同在那里等候他的比威尔布鲁克于晚上六点钟之前到克里姆林宫去，这时英国大使馆充满了一片紧张而焦虑的气氛。有消息说，德国人在中路和西路集中了大量兵力，准备进犯莫斯科，现在这个消息也传到了这里，传到了索非亚河滨街上这座静悄悄的楼房里。

聚集在各国大使馆周围的一些外国记者中间，几天来都在传说苏联政府打算把外交使团撤出莫斯科。许多工厂企业和机关不断从首都疏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传闻只能使各国大使馆里那种对形势莫衷一是和紧张等待的气氛更加强烈起来，特别是那些与德国交战国家的大使馆更是

如此。

外交使团的新驻地叫萨马拉，这是伏尔加河上的一座城市，几年前已经改名为古比雪夫，离莫斯科有一千多公里。

大不列颠使馆的人员一直在讨论着那些一会儿被否定一会儿又重新传来的使人心慌意乱的传闻，在这些人当中，看来只有大使斯塔福德·克利浦士本人还比较镇静。但是使馆里的人员都知道，大使表面上的镇静决不能证明他坚信莫斯科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简直是冷冰冰的沉着的克利浦士认为神经过敏和表现出一些惊慌的样子都有失他的尊严。

斯塔福德·克利浦士不是一个职业外交家，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实际上，不久前他和英国外交部还没有发生过关系。克利浦士曾当过几年律师，后来当上了副总检察长。他主要是从事政治活动。

按党派分，他是工党党员，而从信仰上说，他是费边主义者，一九三一年他第一次被选入英国议会，在党内和议会内都被认为很“左”，因为他主张英苏接近，战前则竭力支持建立反对希特勒的民主国家联盟。工党领袖认为他的观点过于急进，结果把他开除出党。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了，丘吉尔开始在大不列颠执政，于是斯塔福德·克利浦士便作为“陛下的大使”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到莫斯科上任。

为什么这位新任首相物色恰当人选的目光恰恰落在克利浦士身上呢？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毫无疑问，丘吉尔

认为他是个“左派”工党党员，而且由于自己的“急进主义”被开除出党，过去和参与慕尼黑阴谋的政府没有瓜葛，因此莫斯科将乐于接受他担任大使。

保守党人丘吉尔并不怎么害怕克利浦士的“急进主义”，归根结底他本人从前也参加过工党，并且非常明白，当问题涉及大不列颠帝国的根本利益时，保守党人和工党党员总是合唱一个调子的。

丘吉尔不无根据地认为克利浦士是一个并不愚蠢的人，虽然有一次他曾嘲弄地说，克利浦士的胸膛就象一个笼子，里面两只松鼠总是处在长期战争的状态中，这两只松鼠就是良心和官瘾。

对于丘吉尔的信任，克利浦士的确也表现出两种态度，既有纪律性和责任感，又充满了过分自信和虚荣心。他深信，他比首相更懂得如何领导国家，比将军们更加通晓现代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大不列颠历来驻莫斯科大使中最好最有威信的一个。

克利浦士还认为，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在这一点上他和英国外交部的那些官员——历任大使很不相同，这种想法和他的信念结合在一起，就使他在莫斯科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保持着沉着和镇静……

但是，最近英国大使馆的人员开始感到，连这个“沉着的斯塔福德”也在失去他那闻名的自制力了。

克利浦士真的失去了这种自制力。他已经意识到，德国人只要发动一次突击，就可以逼近莫斯科城下，甚至把它占领，这使他大为苦恼。不，他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心，因

为他相信，外交使团最后总是来得及撤走的，但是他想到要迁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从那里同首相保持联系当然要困难得多，就心慌意乱起来。

其实，这并不是克利浦士目前如此神经过敏的主要原因。事情要简单得多：他认为比威尔布鲁克到莫斯科来，这对他的威信是一个打击。

总之，这个坚毅、自信、不讲情面的人使克利浦士大为恼怒，况且他还是一个保守党党员，在党派上是所谓他的政敌。而比威尔布鲁克的到来这一事实则是克利浦士心怀不满的主要原因。迄今克利浦士仍然认为自己是丘吉尔派到苏联来的唯一代表。而现在首相委托同斯大林进行重要会谈的不是他，却是这个报业巨头，这使克利浦士感到委屈，内心表示反对。

哈里曼和他没有关系。哈里曼是美国人。可比威尔布鲁克就不同！比威尔布鲁克到莫斯科来，而且还是首相的私人代表，这就把克利浦士推到了次要地位，对此他是无论如何不甘心的。

克利浦士竭力掩饰自己的愤怒，但他感到渐渐克制不住了。

从克利浦士在使馆里看见比威尔布鲁克那一刻起，他心中的“两只松鼠”便照例开始搏斗起来了。他认识到比威尔布鲁克此行所负的使命的重要性，这种认识鼓励了那只“良心松鼠”，于是他便努力把他所掌握的有关苏联战局的一切情报尽可能充分地转告比威尔布鲁克。但是，掺杂着委屈情绪的虚荣心又干扰着克利浦士，使他在同比威尔布

鲁克和哈里曼谈话时不能保持正常的声调。他的话有时很激动，有时打着刺耳的官腔，有时甚至说得尖酸刻薄……

起初，克利浦士根据他所获得的材料向比威尔布鲁克和哈里曼报告前线的形势。他讲得很快，声音里听得出一种掩饰不住的惊慌。德国人已经到了通往莫斯科的要冲。列宁格勒被包围了。希特勒的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德国的坦克是一支巨大的打击力量。毫无疑问，斯大林在谈话中企图掩盖目前俄国所处的非常危急的境地。然而……

比威尔布鲁克和哈里曼坐在皮沙发上，好象都在留心听着。几代英王的肖像从这间大使馆办公室的墙上安详地俯视着他们。做成波浪式的奶黄色窗外遮阳布帘已经放下。黄昏前阴沉沉的薄暮笼罩着莫斯科，办公室里已经亮起了灯光。

几只高高的玻璃杯都斟满了用苏打水冲淡的威士忌，杯子里的冰块正在渐渐融化。比威尔布鲁克的杯子里几乎已经空了；哈里曼却还不曾碰过自己的杯子，他坐着，身子靠在沙发的靠背上，伸着两条长腿。

克利浦士的话题转到了即将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会见，看样子，他已经镇静下来了。他推测，斯大林的主要要求将同开辟第二战场有关。这一回，克利浦士谦恭地请求两位最尊敬的先生让他来回答斯大林，因为这个问题同英国有直接关系。除此之外，他还认为回答这个问题时统一口径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首相已经对他作出了严格而明确的指示。只要有一点点偏差，斯大林就会重新提出要求，并且指责大不列颠是造成苏德战场这种局势的

祸首。这两位先生当然知道，还在本月初，斯大林就曾要求首相调几个师取道北方到俄国战场上来，但是遭到了拒绝。如果斯大林再提出这个问题，他克利浦士已经得到首相明确的指示，知道怎么解释这种拒绝……

克利浦士确实获得了这些指示。可是，现在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指示，而在于当斯大林向丘吉尔提出建议，要求英国即使派二十个到二十五个师到苏德战场上来时，克利浦士便迫不及待地向首相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拒绝的理由是采取这种步骤会削弱英国的国防力量。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社会民主党人发表的意见，比明智而具有远见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反动得多。

但是不管怎样，当事情涉及英苏现实的战争合作问题时，百万富翁比威尔布鲁克采取了一贯比克利浦士这个工党党员更明确的立场。

对于克利浦士来说，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已经成了他个人的威信问题。因此他现在坚决要求哈里曼和比威尔布鲁克，特别是比威尔布鲁克，无论如何不要同斯大林讨论这个题目，即使斯大林提到这个问题，也让他克利浦士来对付。

比威尔布鲁克宽阔而布满皱纹的脸上一直现出讥讽的冷笑。

克利浦士愤怒地把视线从他那里移到哈里曼身上，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说起来，但已经不是单独对谁说了：

“最后，先生们，斯大林可能会回避接见你们，而委托莫

洛托夫进行会谈。在这种情况下，”他微微撇了一下嘴唇，“我就更不羡慕你们了。斯大林愿意的话，他可能会跟我们讨论任何战争方面的问题，而跟莫洛托夫会谈，就不可能这样了。他会严格遵守他所得到的指示的范围，绝不越雷池一步。”

克利浦士起初说得匆忙而激动，后来却故意用一种单调的教训人的口气，在他作长篇发言的时候，比威尔布鲁克和哈里曼一直默默地、冷淡地望着办公室。他们感到听大使的话毫无味道。克利浦士所说的一切，他们都知道得很清楚，大概只有一点是例外，如果他的情报是正确的，那么战场上的形势原来比他们所想象的还要坏。

至于克利浦士作为借口的指示，比威尔布鲁克和哈里曼所关心的并不是谁来唯命是从地执行这些指示，而是这些指示是谁发出的。

这些人并不同情共产主义。但是他们善于向前看，而且并不总是拘泥于那种最简单的社会逻辑的规则，这种逻辑总是提出一些一成不变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个容易冲动、厚颜无耻、嗜酒、喜欢卖弄一些粗野的民间俗语的报业巨头比威尔布鲁克勋爵和刚愎自用、冷漠、说话很有节制的哈里曼，当然都知道确切估计的价值，知道如果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形势心中无数，对于无论是国内还是其他国家，对于一切凡是他们的政府权力或他们的银行、报纸、军队、国家机关的影响直接或间接达到的地方的力量对比缺乏分析，那么要达到既定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在英美政府里，这种善于作精密估计的人是不不少的。但

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似乎都被一种思想迷惑了，即认为希特勒是共产主义的不共戴天、最富于侵略性和装备最精良的敌人。善于把问题看得深一点的人要少得多。但比威尔布鲁克和哈里曼恰恰是这些少数人中的两个，他们坚信，虽然不久以前他们的政府还乐于把布尔什维克俄国出卖给那个希特勒，而现在跟它结成同盟听起来不管如何离奇，却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希特勒公然图谋建立世界霸权，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有疑问了。

直接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的英国和远离战场的美国现在已经明白，如果希特勒在东方战场取得胜利，欧洲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现在必须援助苏俄，这一点已没有疑问了。而比威尔布鲁克和哈里曼到莫斯科来，当然不是为了同斯大林进行有关开辟第二战场的措辞上的辩论。况且他们非常清楚，不到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二年，这个战场是不会开辟的。

他们两个都是讲求实际的人。一个月以前，罗斯福的代表霍普金斯来访问斯大林，首先是为了证实，尽管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遭到严重失利，俄国仍然准备把这场对希特勒的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而哈里曼和比威尔布鲁克此行的目的则比较具体，向斯大林提供物资和技术援助。

不，哈里曼和比威尔布鲁克到莫斯科来，决不是为了讨论这个自尊心很强而又自命不凡的克利浦士所担心的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其他几个问题必须经过周密考虑，很好地加以解决。如果俄国经受住敌人的新进攻，并且终于转入反攻，那么这次战争还要打多少时间？英美对苏联的援

助应当达到多大规模？

是的，今天俄国的胜利对英美有利害关系。但是不是有必要让这个胜利尽快地到来呢？如果苏联能够把德军从西方战场引到东方战场上去，以此来保证英伦三岛不至于“沉没”，那么让苏联去长期作战，一直到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才取得大家所期待的胜利，这不是更好吗？

但是，如果最大的目的就在于让一个被打倒、被摧毁的德国和一个被削弱、大伤元气的俄国来迎接战后的黎明，那么就必須仔细计算现在所提供的援助的数量，使它既“不少”，又“不多”……

比威尔布鲁克和哈里曼装出仔细倾听克利浦士的陈腐议论的样子，但他们现在所考虑的却是即将同斯大林进行的一场不可避免的交易。一直到克利浦士最后讲到斯大林是否会接见他们时，他们才留心听起来。

“您认为斯大林会回避会谈吗？”哈里曼全身向前倾着，焦急地问道。“可我们这次会见事先有过协议啊！”

“当然，”克利浦士彬彬有礼地点点头，证明哈里曼的话是对的。“但是现在战局已经大大恶化了。此外，我还没有遇到过一个比斯大林更不注重外交礼节的人了。我还可以告诉您，从一九三九年到德国人入侵俄国时为止，他一次也没有单独接见过大不列颠的大使。”

“算了吧，克利浦士！”比威尔布鲁克不客气地挥了挥手。“您向张伯伦抱怨去吧。实际上，斯大林也许很愿意看到哪怕一个适当的具有正式权力的英国代表。”

“可不是我把英国军事使团派到莫斯科来的，”克利浦

士断然回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法国代表团也没有正式委任书。”

“也许是这样，因此纳粹党徒现在可以在爱丽舍大街^①上高视阔步了，”比威尔布鲁克冷笑着说。“如果给张伯伦这个笨蛋……”

“先生们，”一直默不作声的斯坦哈特出来打圆场，“我看我们的谈话已经离开本题了。斯塔福德，根据我的理解，您对于同斯大林会见是不是有怀疑？”

他看了看表，又说：

“现在已经五点十分了！”

“我个人不可能同斯大林先生有什么交往，”克利浦士不无挖苦地回答说，“也许，您劳伦斯会走运得多吧？”他一边问，一边把视线移向斯坦哈特。

哈里曼霍地站了起来。

“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件事，”他坚决地说，“我再重复一遍：会见的日期和时间都是通过密电商定的。如果您克利浦士有理由认为会见可能不会举行，那么请您不要光在那里推测，您就拿起这只电话耳机，给斯大林……”

克利浦士警告地伸出两只手，就象要把哈里曼推开似的。

“这不可能，先生！打电话给斯大林？！”他冷笑了一声。“我能够打电话去的唯一地方是外交人民委员部礼宾司，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打给莫洛托夫的秘书处。我早上已经

^① 巴黎的一条街名。——译者

给人民委员部打过电话。他们回答说，有关会见的事他们一无所知，如果知道了，就及时通知我们。”

“那么您打电话给莫洛托夫吧！”哈里曼急不可待地说。

“您是说打给莫洛托夫的秘书处吧？那么您得到的只能是同样的回答。”

“算了吧，克利浦士，”比威尔布鲁克大为恼火，“您这样怀疑有什么根据？”

“威廉先生，”克利浦士说着站了起来，“我的根据是，现在已经五点一刻了，可是还没有来过一个电话，这是第一。第二，战场上的局势非常危急，现在斯大林除了指挥军队外，未必会做别的什么事情。此外，如果我处于斯大林的地位，毫无疑问，我一定会委托莫洛托夫进行这次谈判，自己即使腾出两只手来也好。”

比威尔布鲁克一口喝掉剩下的威士忌，把空杯子放在低矮的茶几上，眯着眼睛慢吞吞地说：

“您真的能设想自己处在斯大林的地位上吗，斯塔福德？”

“我能开个玩笑吗，先生？”克利浦士冷淡而又愤怒地说，并且把目光移到哈里曼身上，好象在寻求他的同情。

但是这个美国人却默默地坐着，眼睛半开半闭，似乎没有听见这场唇枪舌剑的对话，他的思想也仿佛早已飞到九霄云外了。

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后来哈里曼抬起了眼睛，盯着克利浦士，问道：

“您坚信战场上的局势是这么危急吗？正确估计形势，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

“先生，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字眼更能确切地说明当前的形势了，”大使忧郁地说。“不过，我可以请我们的武官……”

他没有把话说完，因为有人敲起门来，接着门不声不响地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人，身材不高，一张平平常常的脸刮得很光。他穿着黑色上衣和带有依稀可辨的灰色条纹的深色裤子。他只缺一顶礼帽和一把雨伞，否则就和英国外交部那些数以百计的难以互相区别的小公务员一模一样了，这样的小公务员可以在外交部上下班时在伦敦白厅里看到。

“您有什么事，詹姆斯？”克利浦士向他转过身去，不滿意地问道，不等对方回答，便按照他的习惯很快地说：“先生们，请允许我向你们介绍一下本使馆的人员……”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比威尔布鲁克不让他说完，便用一种引人注目的惊奇的声调大声说：“这您用不着对我们说了，我本来以为，您的詹姆斯是外交部直接派到我们这儿来的……”

“请原谅，先生，请原谅，先生们，”那个叫做詹姆斯的人连忙鞠躬，轻声说。在这个房间里还没有人用姓称呼过他。“我本来不敢来打断你们的谈话，可是现在已经五点二十分了，而克里姆林宫的接见约定在六点钟……”

“您来提醒我们干什么？”比威尔布鲁克大为恼火，“既然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请原谅，先生，”詹姆斯彬彬有礼地打断他的话，“克里

姆林宫刚才来电话，汽车就要开出了。到这里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傍晚五点四十分，两辆黑色的“吉斯—101”型小汽车开到了英国大使馆的铁栅栏旁边。

全城笼罩着朦胧的暮色。莫斯科河被寒冷的秋风吹起阵阵涟漪。拦阻气球在空中微微飘荡着，在昏暗中难以辨认的钢索绷得紧紧的。

两辆黑色“吉斯”牌汽车停在敞开的大门旁边，车轮紧靠着人行道，从离开使馆大门两三米的灰色木板岗棚里走出了个民警，他迅速地朝小汽车投了一瞥，举手敬了个礼，便回到岗棚里，拿起电话耳机，讲了几句话。

从第一辆小汽车里走出一个上校，头上戴着一顶镶着深红色帽圈的浅蓝色军帽。他看了看表，便在小汽车旁边走来走去。

五点四十五分，使馆楼房的门打开了，哈里曼和比威尔布鲁克在斯坦哈特和克利浦士的陪同下走了出来。

上校举手敬了个礼，然后打开第一辆汽车的后座门，请哈里曼和比威尔布鲁克进去。

另一辆小汽车的司机向后弯过身去用力一推，也打开了后座门。上校示意两位大使坐这辆汽车。大家坐好以后，他便坐在头一辆汽车的司机旁边。汽车在马路当中疾驰而去。

汽车驶到通向克里姆林宫保罗维茨塔楼大门的桥上，上校放下车窗玻璃，立即伸出手去向一个军人做了个手势。